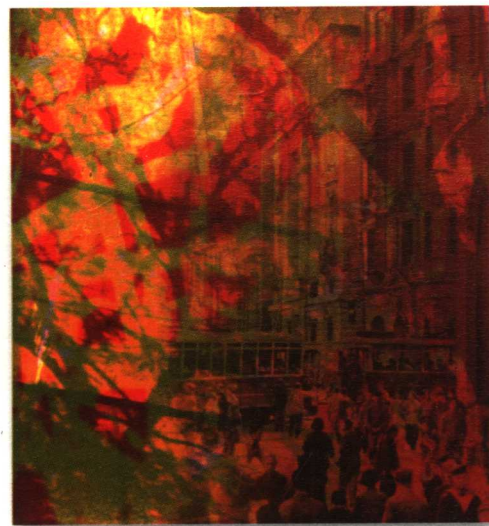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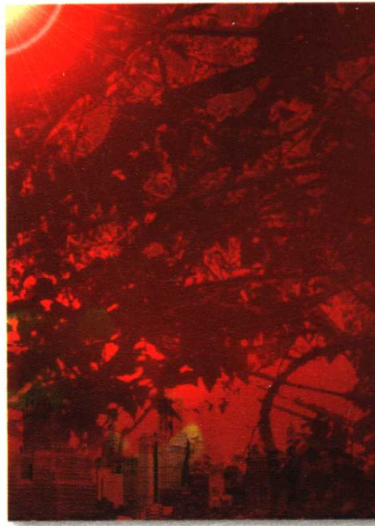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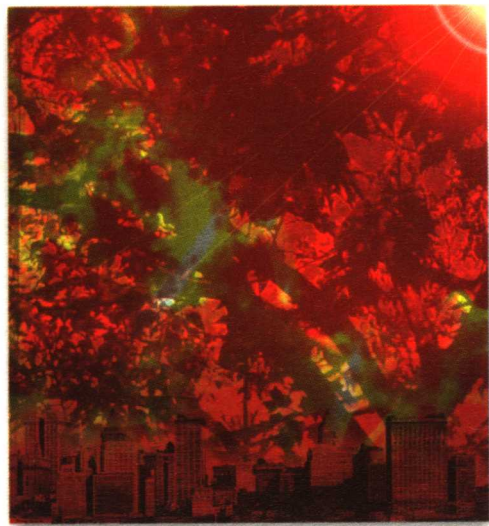




张幼梅 著



火红年代

一个飘洋过海的女人，两个刻骨铭心的男人，抗战，解放，反右，“文革”……命运不由她自己选择，时代的波澜颠覆了她的人生。

作家出版社

中国当代文学



火红年代

中国当代文学
1949—1979
中国当代文学

中国当代文学

火红年代

作家出版社

张幼梅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火红年代/张幼梅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7. 1

ISBN 978 - 7 - 5063 - 3844 - 8

I. 火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45892 号

火红年代

作者: 张幼梅

责任编辑: 冯京丽

装帧设计: 视觉共振设计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389299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: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 880 × 1230 1/32

字数: 260 千

印张: 10.25

插页: 1

印数: 001 - 8000

版次: 2007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3844 - 8

定价: 19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上篇

第一章

① 1912年的纽约港和哈得逊河永远都是繁忙而热闹的，片片风帆，万千桅樯，各色船舰，不同货物、各种肤色人种云集于此，从下纽约湾一直铺向穿越曼哈顿的哈得逊河流。上纽约湾的自由女神像周围也簇拥着千帆万船，有一些人在鳞次栉比的船帆间穿行，浩浩荡荡的船队居然成了水中搭好的浮桥，跳跃在这些浮桥之上的人们如履陆上平坦之途。如遇上舰艇或蒸汽火轮只需绕道而行，但不管怎样行走总归都可以上岸，无论是舰艇游轮靠岸上来的船员，还是从帆船中穿越而来的水手，他们都可以直达布列克街。从这里踏上曼哈顿，第一眼看见的是圣·帕特里克大教堂，要想去沙瑟姆广场上的这个天主教堂，必须走过一条弯弯曲曲的道路，道路之上凌乱地架设着千万条电线和电线杆，道路之间行驶着形形色色的新式动力汽车、马车和川流不息的人潮。道路两旁是密密麻麻的商场与店铺，在商场与店铺的背后还有破房烂屋，里面藏污纳垢，从街巷的深处飘散出

一阵阵混杂着熏香的腐臭，弥漫在纽约下城勿街、贝尔和道也街的上空，这就是此时的纽约唐人街。水手们在这条街上不仅可以买到船上生活的一切日常物品，也可到中国小餐馆里享受一餐便宜的美食，然后将自己的脏衣服交到中国人的洗衣店，远航之前便可拿到洗涤干净、熨烫整洁、缝补妥帖的衣服了，最后总免不了要走进鸦片馆或妓院尽情地享受一番，以慰下一个航程中的孤寂。

当然，如果你是管带或船长、工程师或医生，决不可能和水手船员们走一条道，在同一个城市还有另一番景象：华尔街证券交易所人头攒动，交易繁忙，流金似水；麦迪逊广场宏伟壮丽，百老汇高楼林立，辛格大厦、大都会人寿保险大厦才是这个时代曼哈顿的象征；道路阡陌，纵横交错，车水马龙，美女香艳如云；第五大道上流光溢彩，豪宅大院堂皇华丽，富贾名流济济云集。这里才是美国的中心，纽约的心脏。但是这一年真正震撼纽约和世界的是：民主党人伍德罗·威尔逊当选为美国第二十八届总统，豪华巨轮泰坦尼克号首航就带着它的一千五百多名乘客一起沉没了。

1912年的玛丽正好降生在曼哈顿岛的上东区，她降生的那年柳育林已经在此生活了二十年，柳育林的妻子凯瑟琳则在这块岛上待了二十五年，五岁的查理早已觉得自己成了顶天立地的男人，只有玛丽，躺在那里对纽约一无所知，惟有对母亲的乳汁和柔软的小床感兴趣。不过没几个月，玛丽就在自己的婴儿车里开始了对这个大西洋边上岛屿的初步游历，在家人的陪伴下穿行于纽约的上中下城，她去过低城爱尔兰、犹太人和中国人的小房小院，也进过上城英国勋爵、俄国男爵、美国商人的大宅庭院；在中国人那里有随意散漫斤斤计较的日常趣味，在贵族巨贾那里有富丽豪华精细雅致的高贵品质，这些都让人真心欢喜，玛丽也沐浴了其中的快乐。

玛丽一家生活在中央公园旁边的公寓楼里，过着不同于下

城、唐人街的日子，但也不是上城豪宅的生活。玛丽家里有一个香山麻姑，她除了给玛丽一家人打理家务外，也给每间屋子里的几盆小花小草施肥洒水，玛丽一家人要想见到更多的绿树红花，只有推开自家的窗户遥望公园里的繁花茂林，或是走下楼去，进到公园里，躺在草地上，和普通的纽约人一起享受阳光和碧水。只是，躺在这块绿地上的孩子并非人人都像玛丽一样满足地享受着太阳，喜滋滋地吸着牛奶果汁，虽然玛丽与他们一样都是混血儿，但是他们没有玛丽那样的幸运，他们很早就离开了父母的襁褓，只身流浪在这个与自己毫无关系的城市里，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身份，却承受着这种身份所带来的一切的苦难和艰辛，就是在对普通大众开放的中央公园里，这些流浪的孤儿在享受片刻阳光的同时，也时常会遭到警察或公园管理人员的呵斥；只有在唐人街上，这些混血儿才算好过一些，因为他们的父母可能就在附近，有时可以见到从理发店、鸦片馆、餐厅走出一个中年男人，或从洗衣店、妓院里走出一个妇人，他们叫喊一声，便有一个混血的孩子怯怯地走出来，男人或女人递给孩子一些钱，或是给孩子披上一件新衣，或别的什么东西。很多年以后，玛丽才能明白，那些中美混血儿是被中国人和美国人共同抛弃的孩子，他们是这座城市里一群最无望最无助的孤儿，只有玛丽和查理这样一些混血儿才有幸没有成为纽约的流浪儿。

玛丽和查理也有不幸，查理长得像母亲，母子俩十足的白种人，他们可以大摇大摆地出入任何场所而不被问津，但来到唐人街，查理和母亲便成了异类，过往的中国人虽然对着柳育林和玛丽说话，眼睛却不时地打量凯瑟琳和查理，转身以后，也要在背后指指点点；玛丽的不幸和查理刚好相反，她长得像父亲，除了绿幽幽的眼睛，父女俩全然就是黄种人，出入公寓和上城都会引来众人的低声议论，街上的白种人也总要多看他们几眼，只有在

唐人街上，玛丽才能得到一丝喘息，但很快就有一些中国男人女人上前来嘘寒问暖，还有三五个老太太几次三番地嚷着要给玛丽裹足缠腿。尽管大洋彼岸的慈禧老佛爷下令禁止缠足已经过去了十一年，慈禧本人也已去世多年，但华人缠脚的习惯还要持续很多年，即使是在纽约的唐人街也不例外。玛丽的家人是绝对不会给她缠足的，但玛丽还是极其不幸地被人抢去缠了一次脚，那是一位年老色衰的疯婆子，手里拿着一块肮脏恶臭的破布，趁玛丽父母与人交谈的间歇，突然从干净漂亮的婴儿车里抱起玛丽就跑，嘴里嘟嘟囔囔地疯言疯语，直到警察从她手里抢回玛丽。玛丽惊吓得生了病，从此家里人再也不敢带她出门，就连父亲去唐人街会亲戚，母亲领着查理上街旅行，都没有了玛丽的份儿，玛丽的生活中只剩下香山麻姑。当麻姑也不在身边的时候，玛丽学会了自怨自艾，她想，自己是父母遗忘的女儿，只有生病才会有人围着她转，于是装病便成了小姑娘的时常玩耍的游戏，这个游戏经常玩得真假乱真。

无论装病或生病，童年总是快乐的，那是一个无需笔墨记录也十分清晰的时代，玛丽就这么开始了自己人生的旅程。

许多年后，玛丽仍然记得起1915年的那次远行，1915年的海上航行有许多故事，永远被后人记住，一艘满载了一千多游客的豪华游轮，正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行驶，乘客们除了睡觉吃饭，其他的时间都在谱写各自的爱情故事或浪漫传奇。可惜玛丽和她的哥哥都还太小，对这类的故事一无所知。船上有不少男孩女孩，面对无垠的海洋，全身心地释放自己，演绎出少男少女们最精彩最舒心的情爱和奇迹。只有玛丽没有传奇，每天任由香山麻姑牵着她的手在甲板上走来走去。只是在这种爱意的弥漫下，小姑娘似懂非懂地暗恋上了一位阿曼水手，过程怎样，后来全都忘记。那时节如果你恰好也在甲板上，一定能看见一位阿曼水手，弯着腰把一本书或一盒糖果送给小姑娘，然后还要拍拍小姑娘的头才

肯离去。玛丽还经常看见哥哥查理和一个中国小姑娘在一起，两人共享一份点心、水果。而父母总是在和不同的人打交道，玛丽太小了，只能和香山麻姑在一起，除了偷偷想想那个水手、监视一下哥哥查理，她百无聊赖。海上是有大风大浪的，就是在船舱里也躺不稳，头晕目眩，不住呕吐，玛丽也在吐，而且天昏地暗。风平浪静的时候，大海是宁静的，空旷无垠的海天之间，除了漂泊的游轮，还有一群群跳跃、翻滚的鲸鱼和海豚，它们追逐着船尾，和着玛丽的欢笑一起冲浪前行，留下了一串串明媚的欢娱。

无论航行有多远，总是要回到纽约的，尽管玛丽从船上带回的眩晕还得有一段时间来消失，但玛丽喜欢站在纽约街上、躺在家里的床上，那感觉非常踏实，不再晕眩。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父母开始谈论玛丽上幼稚园、谈论战争。接下去，玛丽住进了幼稚园，接下去，来了战争。

玛丽升入教会小学的时候也没搞清楚战争对美国人是好是坏，在她一年级寒假的那个圣诞节里，纽约市民一派喜庆盎然，上城、中城、下城都举行了隆重的大游行，人们欢歌笑语，全然觉得战争与自己毫无关系，可战争的确跟玛丽有关系，起码玛丽的父亲发了大财，柳家从一个小小的船运公司做成了一个横跨欧亚美的国际贸易公司，公司的办公室设在号称纽约“摩天地标”的伍尔沃思大厦的六十层大楼里。那是凯瑟琳最心满意足的日子，每当别人提到她的丈夫，凯瑟琳总要对人讲起伍尔沃思大厦，讲起几年前的那个春天，伍尔沃思百货公司开业的时刻，当总统按下电钮点亮整幢大楼的那一刻，她正抱着玛丽站在威尔逊总统的身边。玛丽对此是没有记忆的，只是每次经过百老汇，总要仰望一下那座华丽的高楼，父亲就在那座高楼上。

1918年的玛丽已经不再担心有人追着她缠足了，她自由地行走在纽约的大道上。那时的纽约，四处都在建筑新型的高楼大厦，

风起处，掀起阵阵尘埃，沉积成沙，漂落在城市里每一扇窗户上，并且飞向海洋。风沙吹不着玛丽，她已经坐在父亲的新轿车里，满怀欢心地欣赏自己的新校服；春天到来的时候，玛丽推开自家的窗户，满眼的翠绿。玛丽的心里，纽约的春夏秋三季，屋里屋外总是阳光明媚、风光迤逦，只有冬天有些寒冷，但有复活节、圣诞节和新年，还有唐人街的春节，纽约所有的日子都是节日，温馨舒适、美好愉悦。

② 纽约早已是一个疯狂的城市，天天都有高楼和道路像雨后的蘑菇一样长出来。人的欲望和城市一起亢奋，仿佛一夜之间就能高耸入云。欧洲成了战场，纽约却成了超级大市场，所有港口摆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钢铁、木材、布匹和豆子；人们脸上挂着无尽的喜悦，仿佛世界的欢乐都由纽约掌控；第五大道成了时尚前卫的名都，绅士贵妇、俊男靓女穿梭流连，尽显豪华与绚烂。那时，在纽约，好像人人都有一份前途无量的工作，个个手里都有赚钱无数的股票，天天都有一大笔钱砸到了纽约人的脑袋上。

那个世纪的二十年代是一个蓬勃向上的时代，即使有些小小的烦恼，也难挡锦绣年华。

玛丽没有被钱砸到过，而且还有小小的烦恼，她有点儿与众不同，不像查理，怎么看，都是个真正的美国孩子，可以自由地出入任何场所，选择任何学校，玛丽只能到专门招收有色人种的学校读书。好在有基督的庇护，人人乐于相信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，上帝不会抛弃自己的孩子。

不被上帝抛弃的还有那些来到新大陆的移民，他们大都衣衫褴褛满脸菜色，那是玛丽第一次见到难民，她帮父亲给那些移民分发食物和衣物，那些和自己一般大小的饥饿的孩子，眼里满是泪水，但难抑兴奋和狂喜，他们向那座自由女神巨像招手呼喊，火炬正照亮他们未来的美国之路，他们知道，女神背后的那个岛屿是上帝赐予他们的金色家园。

上帝似乎还是忽视了一些人，上帝没有看到战争中的欧洲人，也没看到纽约长岛的居民。玛丽看到了，当她和同学骑车穿过布鲁克林大桥吱吱呀呀的木板，进入长岛以后，她们惊讶地看到：那里的房屋破败不堪，那里的人们食不果腹，那里的孩子衣不遮体，那里的黑人毫无缘由地被警察打骂，那里的爱尔兰人扛着沉重的物品，那里的犹太人小心翼翼地走路也要被人无端地泼上一盆脏水。还有唐人街，那里的空气中仍然弥漫着浓浓的鸦片味，那种味道让人失魂落魄，深深吸一口便会迷途不知返，“上帝啊！”玛丽惊叹着，但马上就有人提醒她，这里信佛祖，请她别提上帝。

玛丽很快就不提上帝了，不是因为唐人街，而是因为那个上帝似乎对哥哥查理十分青睐，查理猛揍自己的妹妹时，往往同时吼叫“异教徒”“黄种人”等字眼，提醒玛丽他们之间的区别。这场兄妹之间的战争没持续多久，很快就逆转了。当玛丽身高长得飞快时，查理很快发现，自己好像不再是这个小姑娘的对手。

柳育林经常要飘洋过海，伦敦巴黎上海，承受着玛丽承受过的晕眩，凯瑟琳永远在逛街在试装，永远不在家中。只有香山麻姑会对将查理打翻在地的玛丽高喊：好功夫。唐山人好功夫！让查理更加恼怒不堪。

在打闹中，玛丽成人了，唐人街可以买到当归，香山麻姑给玛丽熬了乌鸡当归汤，庆祝她月经第一次来潮。凯瑟琳是很久以后才知道自己的女儿已经成了大姑娘，那天她搂着玛丽兴奋地哭了起来，还为玛丽举办了一个成人仪式，但玛丽一点都没有领母亲的情。

也是在那一年，柳家搬家了，搬到了西区的一个独门独院里。这个小院儿原来住着一个叫路易的法国贵族后裔，柳育林把它买过来进行了全面的翻新，除了保留原有的巴洛克与洛可可混合的

建筑特性外，其他已经焕然一新。三层的楼房，每一层都有三间正房和一间卫生间，家具和卫生洁具都是从法国直接运来的，是巴黎的最新款式。玛丽、查理和香山麻姑住在顶层，三人各居一室；二层的一间房屋是父母的卧室，另一间做书房，还有一间是玛丽和查理的书房兼游艺室，一层有会客厅、餐厅，还有两间卧房归新来的中国厨子陈师傅和黑人司机盖尔。从外面看，这幢楼房有些新奇和怪异，像一个欧洲的小教堂，色彩搭配强烈，木质雕刻的门窗繁杂，还有玻璃拱形的屋顶和塔尖，屋外那个小花园已经被香山麻姑种上了各种灌木和花卉，红砖木墙外有藤蔓缠绕。不过，自从玛丽住进这座教堂似的华丽院子，就不时听到墙外有人高喊“暴发户”这个词，很多年过后，当院子里的树木遮住了屋顶和塔尖，当蔓延的鲜花和绿叶掩盖了这座楼房的墙面，当所有鲜亮的颜色褪去了光彩，“暴发户”这个词才从玛丽和家人的耳边消散开去。只不过有一天在饭桌上，查理带来一个词，让大家颇感新鲜，他说：人家讲，我们是资产阶级。

当玛丽长成大姑娘的时候，资产阶级的少爷查理也开始了他初步的醉生梦死，他几乎逛遍了纽约所有的色情场所，还去了唐人街上中国人开的下等妓院。他出手阔绰，经常被骗，经常被人抢光了钱赶出妓院。终于有一次好几天没有回家，陈师傅和盖尔找遍了纽约城的每一个角落也没看见他的影子。柳育林和凯瑟琳那时正在上海，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出了事。最后，盖尔在布鲁克林的黑帮朋友那里找到了查理，查理已经成了盖尔朋友的奴隶，身上只有一条包着睾丸的布头，背上全是一道一道深浅不一的伤痕，没有一块完整的皮肉，他吃力地替盖尔的黑帮朋友搬运货箱。当盖尔把查理带回家的时候，玛丽和大家一样感到了震惊，查理躲进了自己的房间，直到天黑才到饭厅，陈师傅为他烹制了最好的中国饭，查理只顾低头狼吞虎咽，全然不顾别人对他吃相的观感。第二天一早，查理来到玛丽的房间，第一次谦恭地向妹妹恳求，让玛丽不要把他事情告诉父母，并许诺把自己的零花

钱都送给玛丽。玛丽答应了查理，但她很好奇，不过无论玛丽怎样询问查理，查理都没有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妹妹，他觉得那是个人的耻辱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

柳育林夫妇回国后，突然发现一双儿女变得乖巧了许多，也懂事了許多，夫妇俩晚上躺在床上感慨地说，孩子真的长大了。

③ 孩子长大的时候，纽约的股票也在不断地狂长，美元在升值，最后，一美元能当七百多万马克使。当德国人一贫如洗的时候，持续了二十年的华尔街股市已经让美国人腰缠万贯脑满肠肥，也让凯瑟琳这样的物质女人享受了在欧洲疯狂购物的乐趣。她抢购一切有用无用的东西，无论大小多少都要运回纽约家里，然后分发给所有认识不认识的人；此时的凯瑟琳，头戴贴发小帽，身穿花呢套装，脚上是一双镂空的同色尖头皮鞋，喷着最新出炉的夏奈尔五号香水。

全欧洲的人都在祈祷，上帝啊，让美国佬破产吧。祈祷的人多了，上帝也终于大发慈悲，第一次让欧洲人如愿以偿了。华尔街开始地动山摇，银行门前排起了长龙，股市狂泻不止，股票几成废纸。美国迎来了大萧条时代，柳育林的那些朋友，竟有不少飘飘然从大厦上坠下，成了肉泥。玛丽的那些同学，也瞬间消失了不少，曼哈顿一夜之间刮起了狂风，救济所门前站满了等待领取面包的大人和孩子，医院里收治的大都是精神病人。

柳育林也伤了元气，尽管与别人相比损失降到了最低。那也是凯瑟琳最失魂落魄的日子，她的时尚生活受到了限制，但仍悄悄跑出去，到“凯撒皇宫”品尝主人凯撒·卡蒂尼沙皇研制的“凯撒沙拉”。柳育林发现后给了她一巴掌，中国人打老婆是天经地义的，这让凯瑟琳歇斯底里，她更要去“凯撒皇宫”了，在那里她

可以仔细品味什么叫落魄贵族的高雅失意。查理是笑眯眯地看着全美国的资产阶级怎样破产的，他已经从纽约大学毕业，成了行将破产的资产阶级父亲的跟班。只有玛丽依旧没心没肺，衣兜里永远揣着爱弗利尔牌的大宝泡泡糖。凯瑟琳终于不能常常去“凯撒皇宫”了，她只好整天打开收音机，把图坦卡蒙法老的事迹当作鬼故事来听。

大萧条时期电影院的生意奇好，好莱坞财源滚滚，明星成了青年人的偶像，一切现实中不能实现的理想或幻想，都让明星代为演绎，造梦的时代终于来临了。除了团团转的柳育林和查理，凯瑟琳和玛丽也都钻进电影院，一部有声电影《爵士歌王》看了六七次，台词和歌曲都能倒背如流。

纽约没有了黄金梦，虽然曼哈顿仍然霓虹闪烁，第五大道依然纸醉金迷。但是，富人的垃圾和泔水已成了穷人活命的粮食，无论多么龌龊和恶臭，即使是厕所旁边的臭水沟也成了贫民争抢的最后领地。饥饿让所有的人丧失了最后的自尊与良知，他们彼此欺骗、敲诈，仅为了别人吃剩下的半个苹果或一小块麦饼。当有一天玛丽在街上行走时，突然看见几个人为了争抢泔水里的一块腐肉，将一个小孩踩死，警车和救护车呼啸而来，却没有人为那个母亲或小孩感到悲哀。玛丽窒息了，僵硬的肢体无法挪移，她开始相信哥哥查理关于万恶的资本主义的学说，没错，纽约是万恶的，尽管天空很蓝。

唐人街上的中国人似乎没受到太大的影响，那是因为即使是繁华时，中国人也觉得纽约的银行和股票跟自己无关，他们更喜欢把钱财埋在地里或藏在屋里某个秘密的角落里，除了一家之主，没有人知道藏钱之地。但大萧条还是影响了他们的收入和生意，查理是大萧条时代最兴奋的年轻人，他改邪归正了很多，似乎很少再去吃喝嫖赌，也终于高兴地看到，别人也跟他一样，都吃喝嫖赌不成了。查理开始经常去唐人街，看舞狮子，看变魔术，春节的时候，还收到了一个红包。尽管打开后只有一美元，可这是在

大萧条时期，感谢上帝和中国的玉皇大帝，这已经相当不错了。

凯瑟琳开始考虑节省家庭开支，她让麻姑把没用的东西整理出来，看看有什么可以拿出去变卖，这时她们才发现，家里净是些没用的东西，八音盒、钟表、灯具、珠宝，这些东西没人要，谁能把它填进肚子里充饥呢？凯瑟琳又开始歇斯底里起来，诅咒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，她想砸掉这些破烂儿，哪怕把它们变成废铁，好像也好卖些。于是玛丽就承担了这项任务，玛丽开始把这些新奇的玩意儿大卸八块，八音盒、钟表、灯具和电话，凡是能拆的东西，一样都没有放过，她拆了装，装了又拆，装不好就扔，能装好的还会被拆，直到心烦意乱。最后，她楼上楼下来回转悠，开始打量着屋里的家具，就在她要动手拆卸的时候，麻姑坚决地制止了她，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阿弥陀佛。终于有一天，玛丽盯上了家中的那辆汽车，那是一部价值两百美元的车子，绝对资产阶级的象征。当她掀开车盖，就要把车大卸八块的时候，盖尔冲了进来，他捶胸顿足、大呼小叫，终于惊动了所有的人，冲过来抱住了玛丽。

是查理的一个耳光让玛丽清醒了，查理说，玛丽，你是个病人，我不允许你毁掉这部车子。玛丽说你不是天天诅咒资产阶级吗？汽车是资产阶级的象征。查理大怒，说你胡说八道，我现在正在为维护这个阶级而奋斗。你给我滚出去。

玛丽出去了，她很迷茫，查理似乎找到了自己奋斗的目标，她不知道自己该为什么而奋斗，总不能像凯瑟琳一样，天天诅咒吧？玛丽想起了查理说自己是个病人，没错，自己是个病人，那些站在银行门口、站在救济所门口的也是病人，那些在精神病院里依然亢奋的更是病人，这是个有病的时代，到处都是病人，那就给自己、给大家治病吧。玛丽坚定了自己的决心，大萧条依然持续的那年，玛丽报考了医学院。

第二章

① 康奈尔大学医学院在纽约州西边的伊萨卡镇上，远离喧嚣的纽约市区，也远离玛丽的家，玛丽去往尼亚加拉瀑布与回家一趟所需时间差不多。伊萨卡四周是漫流清丽的塞尼卡湖和由它散布开来的众多支流，东北方向是浓密的绿色植被覆盖着的群山峻岭，山尖上那座美丽如画的童话庄园就是玛丽就读的大学。玛丽每天要从卡尤佳湖底步行向山顶，那是一条陡峭的山坡，陡坡沿途有参天的古树掩映，嶙峋的山石间忽有飞流而下的溪水，悬崖绝壁处铺天盖地而来的是震耳欲聋的大瀑布，流溪飞瀑一泻千里直扑深谷幽潭。小径的坡道是由石头砌成的梯子，拐弯过去便是小桥流水，走过小桥，蹚过流水，又是峰回路转，另有一洞天。

关于伊萨卡有许多美丽的传奇，它是俄底修斯的故乡，是一座漂浮在海洋中的绮丽小岛，有一位叫康斯坦丁的希腊人写过一首诗，大意是说伊萨卡是一次值得期待的漫长旅行，充满了冒险和发现。在纽约市区一派